

中英文对照

[美] 钟丽(Lily Chung Yip) 钟昆(Agnes Chung Wen) 著

海外浮生

浮生海外



 现代出版社

To our children
Felix, Ivan, Alex, and Lauren Yip
Jennifer and Pamela Wen



Lily Yip (钟丽)



Agnes Wen (钟昆)



Lily & Agnes (钟丽和钟昆)



Pamela & Parents (温子玲及父母)



Three Sisters (三姐妹)

Changing Flowers



Agnes' Family (钟昆一家)



Grandma (祖母)

目 录

我心中的妈妈和二姨妈(代序)	(224)
----------------------	-------

钟 丽 故 事 集

我爱说故事	(226)
露芭	(227)
杨家有女	(245)
永不凋谢的紫罗兰	(265)
一片青冢万缕情	(281)
科学家的丑闻	(303)
变色的蔷薇	(314)

钟 昆 故 事 集

心愿	(324)
暗恋	(326)

晓婷·····	(329)
露丝·····	(331)
再见！台北·····	(334)
午餐会与太太们·····	(338)
第二代的困扰·····	(341)
生活·美国式·····	(344)
谢师宴·····	(346)
《世界日报·副刊》与我·····	(348)
母亲的滋味·····	(349)
病中的启示·····	(352)
女儿心·····	(354)
哀乐中年·····	(356)
童言·儿语·····	(358)
家庭?! 职业?!·····	(359)
画家的画像——郭香美·····	(362)
悼·····	(365)
我家的猫·····	(367)
成长的岁月·····	(369)
我认识的厉伯母·····	(373)
海外打工记·····	(375)
天涯共此时·····	(380)

我心中的妈妈和二姨妈(代序)

温子玲

妈妈和二姨妈,我对她们真正了解些什么呢?我知道,她们同她们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关系十分密切,他们都是广东人。我知道,她们都是充满爱心、工作勤奋的母亲;二姨妈从事于癌症的研究,是一位教理工科的教师,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母亲是图书馆的馆员,她有我和姐姐珍妮弗这两个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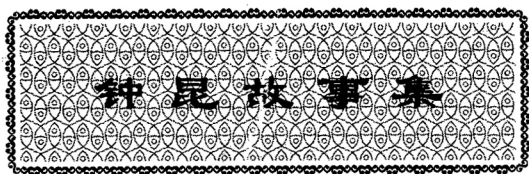
我闭上眼睛,让思绪在回忆中徜徉。记忆中有一个充满欢笑的房间,纽约二姨妈木制的餐桌上满是令人垂涎欲滴的中式饭菜,桌旁围坐着妈妈、爸爸、姐姐、大姨妈、二姨妈、表兄妹和舅舅们和姨父们。这是多少年来类似的聚会中的一幕。我们欢笑着,调侃着,长辈们讲述的故事,哀婉处令人潸然泪下,快乐处令人捧腹大笑。

妈妈和二姨妈天生就有驾驭文字的秉赋,她们具有非凡的编织语言的能力,使听者或漫游于想像,或置身于现实。这些故事有的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体验,有的则是精心创造出来的,但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其中许多故事是基于对她们的人生有过重大影响的事件写作而成的,有的是关于她们在美国的真实生活。

面对妈妈和二姨妈,我常暗暗思忖:我对她们真正了解些什么呢?但至少我有一个温馨的回忆,记忆中的故事还将在坐满人的木制餐桌旁讲述着,讲述着……

当你阅读每篇故事时,我希望你如同进入了属于你的回忆,然后,闭上你的眼睛,去想像……

(黄青 译)



神農本草經

心愿

每次在报章杂志上看到令我心动的好文章时，心中总是涌起某种莫名的波动，一方面是羡慕别人为何能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完美无缺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又常常不甘心自己为何就没有这种表达能力而失去能与大众共享的机会。一向自觉并不是一个文笔太差的人，在女师附小读书时，别的功课都不成，就是作文常常被贴在壁报上，而国语日报儿童版中也登过那令我小小心灵欣喜无比的小文章。从初中一直到高中，作文都是自己认为最得意的一门功课，尤其记得初中一年级时一位影响我至深的国文老师贾馨风，曾不止一次地在我作文簿上圈圈点点写道：“顺手写来自成佳句，颇有写作天才，望继续努力。”可惜他在任课一年后忽因癌症去世，我失去了精神支柱，似乎一下子所有的信心都跟着消失了。除了在大学时代有感而发的两篇文章被登在校刊上外，这些年来，只偶尔写写日记就再也没有提起笔来，恋爱、出国、结婚、成家，原都是大好的写作材料，可是一懒散，再加上不进取，就白白地浪费了10多年的光阴，心灵蒙尘而笔头生锈，更变得语言无味而面目也快可憎了。

这3年来，最后算是安居在东部的山城，离开了图书馆的岗位，专心于两个女儿的教养，空闲的日子渐渐增多，在单调平静的生活之中，思潮经常起伏，可是一提起笔就是觉得有千斤重，变得完全没有信心。10多年旅居国外，甚至有时觉得字都不会写了，

可是这些年来的生活体验和形形色色的异国生涯,真有不少值得写的事。就算是笔有千斤重,也得试试自己有没有这个能耐能再提得起来,能把生活中点滴乐趣和哀愁勇敢表达出来。这样做,不是比整日在电话中和朋友们东家长西家短地瞎聊有意义得多吗!不怕失败,去多读多写这是我今年新春的第一愿望。

暗 恋

从早上上课到等专车为止，逸云就被学校里的周末气氛弄得心神不安，显得特别烦躁，因为她心里想：周末永远不会属于我的，我永远不会找到那个我爱的人共度周末；看着她们一个个的脸上，都是那么洋溢着青春的欢笑，玫瑰般的脸颊，透露出芬芳的气息，而我呢？却像一只蜗牛缩在角落里，永远抬不起头来，更永远进不了那欢笑的人群。难道外表的缺陷，就永远地使人痛苦吗？面对着自己心爱的人，却只有站在一旁偷偷欣赏的份儿。3年了，他仍然是如此的英俊、潇洒，他可知道有一个女孩子在痴痴地爱着他吗？尽管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此人的存在，他毫无顾忌地高声谈笑，那爽朗的声音，震荡了逸云的心房，在他旁边永远变换着漂亮的女同学，她忌妒，可是配吗？她的感情深埋在心中，只有自己才知道。现在她眼睛又潮湿了，因为看到他正在亲热地和旁边一位女同学低声窃语。从开始起，她就知道这是一场无望的梦，可是她仍然让自己痛苦、憔悴，看着别人演戏吧！然而，我怎能忘记，那该是3年前的事了……

逸云知道自己一点都不美，黑瘦的脸上，配着几点麻子，年纪轻轻的，头上已经有了白发，尽管如此，可是在进大学的前几天，欢笑使她暂时忘掉自己的缺陷，嘴边挂着笑意，跨进了这巍峨的建筑物——××大学。在选课表的桌子上，她第一次遇见了他，那幽黑深凹的两只大眼睛，那微笑带着一丝傲慢，她的心已被紧紧地摄住

了,害得那天差点把3个学分的必修科都忘记选了,整天在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他的影子,那挺直的身材,高傲的笑容,多么地使人不安。18年来,她纯洁的心灵,初次被一位陌生的男孩子完全占据了。她害羞,又加上极度的自卑感,使两人之间筑起了一道永生不可逾越的高墙,她很少露出笑容,更不是男孩子所乐于接近的人物,她也不愿和别的男同学多谈几句话,她的心,已经为了另外一个人牢牢地锁住了。她丝毫不露痕迹地爱着他,永远注意着他在球场上矫健的身手,辩论会上滔滔不绝的辩才,学生会里大出风头,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逸云注意着,而他却丝毫不曾察觉。多少清晨,多少黄昏,她目送着他上车,下车,偶尔心房会有一阵剧烈的疼痛,为这无望的爱情而绝望……同学3年了,只有一次在街上,两人偶然碰到,为了遇见自己同校的同学,他举起手想打一个招呼,逸云却低头红脸走了过去,此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每天早上照镜子时,是她最痛苦的时候,她对着镜里黑瘦的人影,会觉得有一种无奈、刺心的难过,为了这张脸,她无法鼓起勇气来接近他,可是看到镜后母亲歉疚的脸色,逸云只好让眼泪往肚子里流。妈妈已经为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了替她做一件新衣服,整整熬了两夜,可是却无法弥补女儿心灵的创伤,寂寞不能说明她的心情,空虚更永远伴随着她,她多么地想在母亲面前大叫:“妈,我爱上了他,那个全校所崇拜的偶像啊!”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除了增加母亲的烦恼——自己生了一个不美的女儿,她怎能了解自己女儿埋藏在心中的情愫啊!

3年了,她在男同学的评论中是一个肯帮助人、不苟言笑的好女孩子,有丰富的内在美,更是教授们所称赞的对象,可是,却有谁知道她内心是拥有如此热烈的感情?在1000多个日子里,她曾不止一次地克制这份热情,可是却永远无法办到,一见到他时,就完全崩溃了。上专车了,他和一位女同学坐在前面,她却挨着后面的位子坐了下来,眼光又似乎在无意中往他身上溜去,他仍然永远带

着那种志得意满、似乎永不知失败为何物的微笑。这已是最后一班车了，车上的同学寥寥可数，她忽然听见旁边的一位男同学的笑语。“好啊！××，你俩订婚那天，为什么漏了我的帖子，等着瞧……”还没有听完。她神志似乎完全模糊不清了，头好像忽地被人打了一记闷棍，就像是连这最后的一丝希望也都幻灭了，从此以后。他将永远属于一个人，那位幸福的女孩啊！在恍惚中，她望望那位女孩，正紧紧地依偎着他，流露出无尽的情意。到站了，她随着人群往下走，家，哪里是家呢？我要回去，哭，哭吧！把3年的感情之泪哭干！！她茫然地向前走着，走着，在车马喧声中，失落了她那黑瘦的影子……

晓 婷

6个月前的周末对于晓婷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那只是表示又一天的开始罢了,而且是更头痛的时刻,因为一个礼拜堆积下来的功课又该是总结账的时候了。面对着那一堆破烂的课本,徒然使人有欲哭无泪之感,真恨不得把书全部撕成碎片,可是老师的话又在耳边响了起来:“你们再忍耐几个月可不可以,考进了大学,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再也不会有人管你了。”想到这儿,她嘴角挂起了一丝苦笑,捻开了台灯,微黄的灯光照着她那张本很俏丽而今却因夜车开得过多而两眼微凹的脸蛋儿,为着那个希望,那个美丽的远景,在深夜中读着,读着……

不管是否考进了第一志愿,晓婷都会心满意足,台大、师大,有什么希奇呢!和班上那些啃书虫混在一起,那才叫没意思呢,学院和大学原是一样的,所以,她满足地脱离了中学生活。

短发、白衣、黑裙的时代,已经在她的心目中埋葬了,过去的6年生活,不过是一场已经消失的梦;现在又步入了一种新的、充满了兴奋和刺激的生活,而她要好好地利用,把6年浪费的时光好好地抓回来。

晓婷虽不是一个绝美的女孩,尤其是从前在学校中,永远穿着那一套褪色的旧制服,头发直直的,似乎引不起谁的注意,而现在却不同了,她会千方百计地向妈要一套新衣服,口红也不时地抹了起来,短短的卷发,配着那张甜甜的小脸,挺拔的身材,似乎在几个

月里,忽然成长了起来,几乎每个认识的人,见到她都要打趣一番:“哟!越长越漂亮了,真要认不得了。”她白皙的脸上起了一阵娇羞的粉红,越发惹人喜爱,怪不得走在校园里,其他系的男同学都忍不住要盯她两眼,她心中不觉间起了一种微妙的感觉,“我是长大了吗?我是漂亮了吗?”自然而然,她变得更会打扮了。

大学生活和中学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以前在中学拼命念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大学,而现在,目的已达到,该是玩乐与享受青春欢笑的时候了。在这种观念支配之下,晓婷在不知不觉之中变了,往日略带忧郁的黄毛丫头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乐观、活泼、美丽、谈笑风生的大女孩子。

日子在忙碌之中过得特别快,每个周末,晓婷都有一连串的约会。有时在音乐的旋律之中,她忽然感到有一种莫名的空虚向她袭来,望一望面前的男孩子,他正在满足地对着自己微笑,那种熟悉的微笑,使她想起所有的男孩子几乎都带着同样的顽皮、华而不实的笑容,她想,难道都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吗?为什么跟我在一起的,从没有诚实、好学、真挚的男孩呢?噢!因为我自己早已在别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今日的印象,想到这里,她的心不知不觉地沉了下去,嚷着头痛离开了那正热闹着的舞会。

又是一个周末的晚上,晓婷正在为那推却不了的舞会而烦躁,因为在偶然的寂寞之中,她竟会不自觉地回到了白衣黑裙的纯真的学生时代,那似乎已经离她很远了,那时她正如一朵纯洁的百合花那样无邪,而如今却会有许多无中生有的烦恼,那时只要考试及格,一切的不快便都会烟消云散,而如今种种的麻烦事,却使她摆脱不了,而有时却又甘愿沉醉在这种生活中而不愿挣脱,难道这就是少女的心情吗?一切都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啊!

“晓婷!晓婷!”大门外熟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晓婷的思绪被打断了,她匆匆地对着镜子做了一番最后的审视,理理头发,带着笑容跑下楼去迎接来人,又继续着她那充满了矛盾的生活。

露丝

人和人相处的确是要靠缘分的，就拿露丝和我来说，也可算是有缘了。

3年前，当我们初搬到郊区时，朋友为我们找了一间复式公寓，位于山上，环境优美。搬家车子刚刚停下时，一个矮胖的中年太太满面笑容地跑来和我们打招呼，我心中一阵温暖，立即扫除了初临新地的陌生感和寒意，她自我介绍是住在对面的一位女教师，有一个七岁大的女儿。我家安定后，我请了附近的太太们到家里吃了两次中国茶点，大家都很友善，但可惜我总觉得她们对我这个外国人有点距离，总也无法和她们打成一片，只有露丝例外。

那时我虽赋闲在家，但家中两个小女儿已够我忙碌的了，因而很少见到露丝，同时她天天忙于教书，反而变得很少有交往的机会，可是在每次碰面短短的交谈中，倒觉她是惟一能和我谈得来的朋友，和她在一起，便能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她对中国文化也时常流露出一片仰慕之情。我们外出度假时，百忙中她也不会忘记来查查门户是否安全，报章杂志也为我们收得妥妥帖帖。

一年后，我们看上了半山腰一个新开发的住宅区，由于我们实在喜欢那里的环境，就凑钱买下了一幢小巧的房子。当露丝知道我们要搬家后，依依不舍地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搬家后虽然是近在咫尺，可是有好一阵我们没有来往，我忙着和这儿的新邻居们打交道，但是无论我如何努力，就是无法打破邻居和我们之间的

隔膜,见面时是非常客气、友善,感情就是无法交流,大家谈来谈去就是日常寒暄的无聊话,再不就是表面的彼此称赞一番,我倒不时怀念起露丝来了。有一天,在超级市场买菜时,忽然碰到山上以前的一个旧邻居,她说起露丝要搬家,而且就是搬到我们的隔壁,我一听高兴万分,马上就打电话给她,她们果然要搬过来了。他们搬来那天,我特地做了一大盆炒饭送过去,他们夫妇都很平易近人,我庆幸自己又找回一个能谈得来的异国友人。搬来不久,露丝还是忙于她的教课,另外还选一门研究院的教育课程,但家中总是井井有条,我觉得她真是精力过人,平时和她交往,觉得她谈吐得当,判断也很正确,待人更是热诚。

去年暑假,我的大女儿在她那儿补习英文,有一天她来电话说身体不适,取消上课,我倒也不以为意,过了几天,她脸色很坏地跑来和我聊天,烟一根根地抽个不停,提起她的教书工作,她说已决定不再教了,待遇太低而精神压力又大,把身体都弄坏了。我当时安慰她说,好啊!你正好趁机休息休息,像我一样做了六七年的图书管理员现在退而理家,大家作个伴吧!再过两天,她的女儿来找小玲玩,说她妈妈进了医院,我吓了一跳,以为她只是身体不适,像神经衰弱,精神非常紧张之类的。原来是这学期她任教的学校因师资过剩,藉故不再续聘,她心地善良,又不愿告发,受不了这个打击而住院。她在医院住了近两个月,我写信给她也不见回音,后来我因陪护双亲赴台小住,回美后她亦已痊愈出院不再教书了。

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的交往非常频繁;我们一起去缝纫班,我又提议用唱片学西班牙文,她也欣然同意,我尽量想用我的友情去平复她受伤的神经,在一起时也就经常彼此吐露一些心事。我已赋闲在家3年,现在孩子也渐长大,有时嫌家事琐碎不免兴起再做事之念,可是现在人浮于事,尤其是这个小地区,地域观念又重。图书馆的职位难如登天,而她教了10多年书,一下被迫放下教鞭,再繁忙的家事也填补不了她空虚之感,同时一想到被解聘之事不

免心有余忿,我也只好尽量安慰她,作为她精神上的支柱。我们每周见面两次,用心地学,先生看我天天学得满有兴味,笑道:“你可不要逼露丝太紧,否则她精神又受不了啦!”虽是笑语,却也是实话。

像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露丝先生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一个好好先生加上一个懂事、可爱的小女儿,环境又无忧无虑,可是她竟然也受不了生活上的挫折、压力而严重得要进精神病院治疗;想想我们这些异乡游子,无根地飘流浮游于四海,面对着非己族类的陌生面孔,更不时要受到各种生活上的压力和歧视,但我们大都能处之泰然屹立不倒,奋发图强乐观地生活下去,甚至出人头地,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精神上的韧性,可真算是够强的了。

再见！台北

去年10月，8个星期的回乡之旅，留给我毕生难忘的回忆。回美后，每当我静坐沉思之时，常会回到那美丽的梦中。

事实上，当我决心要摒除一切问题，只身伴随年迈的双亲回台休养之时，就已经在梦中回到了台北。12年了，我由不谙世事的少女步入了中年，台北的一切形象虽在岁月的流逝中越来越淡，可是却长存在我的记忆里。在那儿，我度过宝贵的年华，在父母的庇护下，我有若天之娇女，在自由的空气中，我尽情地享受着生之喜悦；在友情的包围里，优哉游哉地度过了20余年生的珍贵岁月，一旦分离，叫我如何能不想她。假如时光真能倒流，我但愿能抓住那段最美丽的黄金时代，牢牢地不再让她溜走。

当空中小姐报告台北已到时，心中真有一股说不出的复杂感情，就好像久旱逢甘霖，早已迫不及待地要从椅子上跳起来了。咬咬嘴唇证实这不是梦境，而是实实在在地回到了家里，心脏似乎已兴奋得要跳出了胸膛，台北！台北！我终于又回到了她的怀抱。

当3位好友的面庞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实在不能相信我们已分别了12年，都已各为人母了，我心中的激情真是难以形容。丽见到我时，好像眼泪就要流出来了，而我的眼眶也湿润了，她的感情还是直线似的流露，毫不保留，真看不出女儿已快高中毕业，在她的笑语神情中，竟然找不出岁月的痕迹。娥的甜蜜一如往昔，生活安定使她向横里发展，却仍然是那么醇厚可人。初见黛安时，

她那昔日美人坯子的轮廓还在，可也发福了，更增加了成熟的风韵。在姨妈亲友的簇拥下出了机场，一路上我就发觉了台北那惊人的进步，四通八达的公路，汽车如行云流水，霓虹灯闪亮耀人，天桥地下道此起彼落，让我目眩神迷。台北是变了，她已从12年前的小家碧玉蜕变为艳丽的贵妇，失去了那么一点淳朴，却多了让人惊叹的美丽。

回到小弟松山新村的新家，他们夫妇为了父母亲而分期付款买的一楼公寓，三房一厅，宽大舒适，外面还有一个小院子可让妈妈练太极拳。而我们在罗斯福路南门市场的那一幢老房子，早已改建为五层楼的大厦了，听到时，一种若有所失之感不觉油然而生起，但愿我能挽留一切旧有的，但愿时光能静止，但世界是进步的，台北又何尝不然！和家人谈到深夜2点才就寝，清晨7点就醒了，吃完小弟特地买的烧饼油条后，已迫不及待地想出去走走了。

巷口就是理发店，再过去两条街就是菜场，出了门，在街头巷尾里，我终于又找回了旧日的痕迹，走到菜场时，卖鱼老头和卖菜妇人的吆喝，都是那么的亲切而熟悉，街头的路人都令我冲动得想要拉住他们聊天。在美十数载，领悟到了“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的感觉。在文具店买了一份台北市的街道明细图，摊开一看才知台北变化之大，进步之神速，从前的荒野郊地，现在都发展为通衢大道和高楼大厦了。有了这份地图，心中着实好像吃了定心丸，不怕迷路了。台北的公共汽车也非昔日的面貌，市营、客运多得不可胜数，有时在站牌下一站，密密麻麻地不知东南西北，只好望牌兴叹，好在有黛安陪伴坐了好几次，真是百坐不厌，即使有时被挤得像沙丁鱼，但心中却是充实的，再挤也不怕。

回到台北的第一个周末，丽和娥就约好了要带我旧地重游，人和园的过桥米粉，是我怀念了十几年的，总算是如愿以偿。饭后我们3个人沿着博爱路、重庆南路边逛边谈心，不知不觉地到了公园。旁边的那家冰淇淋店还在，我却是感慨岁月之不待人。谈谈

走走,不知天之将晚,公园中,一对对俪影相偕而行,一时好像是历史的重演,又好像是似曾相识,青春是多么的宝贵,一去就不再回头了。我们在新陶芳吃的晚饭,盐焗鸡和牛肉丸还是别来无恙,我们3个人在中学时的旧梦又重温了。晚上留宿娥家,她那位做医生的先生常值夜班,就成了她留我过夜最好的借口。看到娥的家布置得优雅大方而舒适,钢琴、古董一应俱全,生活必须品应有尽有,令我不禁怀疑起自己多年在国外的奋斗,也不过是换得衣食无忧,其更深的意义又何在?当初被一股留学的狂潮卷走,却换回了无尽的乡思。也许,能安于现状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

逛台北的夜市真是一大享受,边吃甘蔗,边咬菱角,我真是又回到了少女时代。西门町的繁华和夜生活,虽然有时带给我一丝丝的陌生感,毕竟已经离开了10多年,但是我被包围在无尽的友情和温暖的气息里,即使是回来即碰上了那场水灾,也抵挡不了我对故乡的热爱,我原是在这亚热带的台风和雨季中长大的,那一切只有带给我更多的甜美回忆。初中的几位好友得知了我回来的消息后,就定了每周必须见一次面的计划,到了那一天,她们摆脱了家事,和我尽情地欢聚畅谈,我们压遍了台北市的马路,吃遍了无数的小馆,贡丸、米粉、鱿鱼羹,都是多少年没有尝到的真正的乡味。石门水库的壮丽,芝麻酒店的精致,圆山饭店的美仑美奂,更令人惊喜的是竟然在古色古香的“工夫茶”楼上,遇见了快20年没见的冰,在她的热情相邀下,我们进了圆环,吃了沙茶火锅,完全回到了旧日的生活。

我的旧学生包珈也来看我,我大一时教她英文,那时她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高一小女孩子,没想到她进了电视界,而且更见到她的另一半,戏演得好极了的郎雄。她带我逛街、购物、参观片场,她还能烧得一手好菜,真是“土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她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成功的家庭兼职业妇女,在这次回乡中,她增加了我一页多姿多彩的生活。

在欢乐的时光中,8个星期一晃而过,分别又在眼前,我不愿,也不忍心。记得最后的金山之旅,在听涛楼面对着滔滔海浪时,我的离愁别绪一涌而上,深感相聚之不易,但也总有席终人散之时,我来了,又得走了,带走了满腔的友情,更留下无尽的相思。海天相隔,何时能再重逢?但是,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午餐会与太太们

梦路维尔城位于匹兹堡之东，离市中心约有 30 分钟车程，山路重重叠叠，弯曲有致，春夏之间家家户户鲜花怒放，风景优美。由重山之间开辟的 22 号公路四通八达，交通方便。梦城虽是郊区，近年来发展迅速，人口也快接近 8 万了，这儿的中国朋友们大部分都任职于西屋电器公司，也有少数在美国钢铁公司或其他行业，大都是位高职重，声誉卓著。而学校中的中国学生们，也都成绩斐然，功课出人头地，难怪附近的一个小学的校长曾一再表示对于中国家长们的教导有方，深感敬佩，当然使我们大家都觉得与有荣焉。

再说到我们这个山头的中国太太们，算来也有 10 余家之多，大部分都在家相夫教子，可也都忘不了和朋友们的社交，尤其每年到了春暖夏热天气晴朗之际，我们这个圈子里就开始热闹起来。经常的聚会就是午餐，午餐会中，女主人照例是大显身手，一桌好米粉、炒面、寿司、饺子，无一不鲜，而太太们的莺声燕语，更是有趣。大家彼此互诉心声，交换食谱，谈话内容，上天下地，无所不包。这种无拘无束的聚会，一方面是增长见识，一方面更是调剂身心的良方。在家整天面对着柴米油盐，也的确需要偶尔出来松弛松弛，免得囿在家庭的小天地里而日渐孤陋寡闻，这实在是一个大爽心神的好主意。

昨晚接到梅午餐的邀请后，中午兴匆匆地把小女儿打发上学，

就去赴会，梅是我们邻居中的十项全能，师大艺术系毕业，缝纫、烹饪、美容、弹琴无一不精。她来美后，一面结婚生子，一面继续学位，读出来后，因孩子太小，而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家事料理得井井有条，人更长得雍容大方，处事得体，真是多才多艺。要我开车去接的惠，才刚刚搬到这一区。她是学音乐的，轮廓长得美而秀，说话也轻气轻声，温温柔柔。一进梅家门，我就听见了嘉的声音，她更是我们这儿的百科全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一不晓，有任何问题去请教她，她都能为你解决；待人热诚，忠厚大方，真是一个耐心、温柔的太太，我们都说她先生是最有福气的一位。在座的榕是一位极端虔诚的基督徒，家中经常有查经班，对吃非常有研究。两个儿子，经她细心照顾之下结实健康。每次到城中买新鲜水果时大都是她开车，虽是两个壮丁的妈妈了，平常总是红光满面。精神抖擞，穿着入时。我们常赞她是能者多劳，上至糊壁纸，下至洗衣机，有了毛病都是一手包办，夫妇二人更是亲亲热热，卿卿我我，令人有只羡鸳鸯不羡仙之感。萍是台大外文系的高才生，来美国学位读出来后，做了一阵事，也为了孩子而放弃事业。她人长得白白净净，秀秀气气，能干而好学不倦，孩子稍大后，除了考得一个房地产经纪的证书外，还继续选读会计和电脑。每次午餐会如她姗姗来迟，必是从课堂上直接赶来的，她和嘉的房地产业都弄得有声有色，蒸蒸日上，两人还都是中文学校的董事呢！

我们这个地区中，莲是长我们一点的姐姐了，她亭亭玉立，修长适中，念了一个化学硕士，可是也为了孩子而待在家中 10 余年。她的头脑清晰，处事果断，绝不拖泥带水，可惜她就要搬到西部去了。还有云是我的小学同学，颇有洁癖，家中真是一尘不染，连室内盆景、树叶都经常一片片地擦拭得不染一尘，我们相形之下真是望尘莫及；更别忘了在客厅一角的兰，是我们这儿公认的美人，琴弹得好，而两个孩子长得和妈妈一样漂亮，令人羡慕。最后就是美了，她又比我们年轻一些，也是刚搬来不久，她的家布置得漂亮幽

雅,人也长得干干净净,记得第一次和她通电话时,她电话中落落大方的谈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她是政大外交系的好学生呢!谈了这么多,发现我们附近的中国太太们真是各有所长,看来我还得要在各方面迎头赶上才成。

第二代的困扰

10 来年了，这是姐姐第一次返台省亲，当初怀抱大志，负笈来美，总望早日学成回归故园，没想到两年之内遇到了香港来的姐夫，姻缘造就，结为夫妇。婚后儿女相继降临，学位一读再读，等到夫妇二人都学成业就时，已变为一家六口的大家庭，即使思乡情切，再也不易行动了。

今年暑期，姐姐终于如愿以偿，带着幺女返台探望父母。近乡情怯，走前好几天都睡不好觉，我虽远在匹城，义不容辞地要求把 3 个男孩子从纽约接来度暑。老大已是快 15 岁的壮丁，结实、健康，是典型在美国生长的第二代，在他们的身上，才感觉到年华逝去之速。

犹记刚来美的那个严冬，是我心情最落寞、最缺乏安全感的时期，一时没申请到理想的学校，姐姐也不放心让我一来就去打工，坚持留我在辛城暂住。夫妇俩靠着一点奖学金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又怀了老三，再加上这个暂居的妹妹，生活实在不易。我又刚离开了可爱的家园，舍亲别友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心里更是徬徨，情绪经常在低潮之中，幸亏生活中有着姐姐两个可爱的孩子，带给我许多乐趣。两个男孩子，聪明乖巧，长得又漂亮，又逗人，我自己也才跨出校门，和两兄弟玩捉迷藏、抢皮球等游戏，经常一个下午乐此不疲。在绿草如茵的公园中，在他们的笑声里，不知送走了我多少在异乡寂寞的黄昏。

老三一出生,我就离开了姐姐家搬到学校去了,但是年年暑假都和姐姐相聚,也一年年地看着几个孩子像吹气球似地成长、壮大。现在老大、老二站在我身旁,足足比我高出大半个头,他们有了自己的生活与世界,对我这个时来相聚的姨妈,感情不若儿时般的亲密。孩子们毕竟是长大了,想到这次能共度一暑,我真是迫不及待地要想借着这难得的假期,好好地培养一下我们之间的感情。

数周一过,却发觉在异国长大的第二代,在感情、思想和生活方面都和我们小时候不大一样,独立、懂事、自尊心强,可是却少了那么一点我最希求的亲热感。记得我和姐姐小时候一放假,总爱往姨妈家跑,家里菜吃厌了,就到姨妈家去换换口味,等到再大一点,连朋友都带去了,姨妈已成了我们生活里的良伴和顾问,我也很希望几个我爱的孩子能对我有着同样的感情。可惜,历史是无法重演的,他们喜欢吃麦当劳的汉堡包或者意大利的匹萨饼,对我精心为他们调制的中国菜不感兴趣。除了日常的嘘寒问暖之外,我们似乎变得无话可谈,一道无形的墙,挡住了情感的交流,竟然有了代沟,想来想去,语言怕是最大的原因。

几个男孩小时由保姆照顾,说的是英文。姐夫是香港侨生,家中没法坚持讲国语,几个孩子学话后,彼此也就自然而然地用英语交谈,姐姐又是天下最慈爱的母亲,对孩子完全采取美国式自由教育,孩子逐渐变成了纯美式的第二代,一点中文都不会了。他们来此数周,听到我们家中彼此以国语交谈,他们有口难言,不免沉默,对两个小表妹能说国语,会一点简单的字,也颇羡慕,当我拿起中文书想为他们实习一下,却发现真是难以着手。

学中文是一件细水长流的事,只要一不继续,流水就中断了。两个女儿,平时在我们软硬兼施的政策之下,中文勉强通顺,可是说话时已无形中夹杂了许多英文单字,表哥们一来,她们更是如鱼得水,天天和他们用英文谈得不亦乐乎。对于海外的第二代,如要他们仍保持着中国人的本色和谈吐,父母得有多大的耐心啊!孩

子们的本质虽如泥土般有可塑性,但如果在周遭的环境中没有机会用到自己的语言,日久天长,如果父母稍不坚持,一让步,孩子们就很容易忘记了自己祖国的语言,无形中,两代之间就有了距离,而这种代沟不免会阻碍了亲情的交流。

我们这一代的留学生,大多数是受了完全的中国教育,除了极少数有语言天才者外,不管英文是多么流利,总也无法字正腔圆,更难用 ABC 来表现出心灵中最敏锐的感触,更别说是要用英文来和我们下一代来表达那种细致、微妙、纯中国式的舐犊之情了。

生活·美国式

人说美国是儿童的乐园，青年人奋斗的战场。做父亲的，早出晚归，绞尽脑汁，要为求取安定而奋斗，身处异国，要求占得一席之地，不仅只求温饱，更希望能有所作为，做出成绩，不光是为自己，更望能为中国人争口气。每天从实验室回来，虽已精疲力尽，可也意志高昂；即便工作加重，回家时晚，可是每当有好结果出来，也能把一日的疲劳都洗清，夜以继日。只有不断地努力，才能期望不负父母教养成人之恩。

做母亲的，结婚初年，为了支持先生完成学业，得放下婴儿去做事，以维持一家的生活。孩子小时，要按时接送幼儿园，要到市场购物，图书馆借书，学校的家长会，牙医定期的检查，更是此起彼伏，马不停蹄；孩子大些时，事情更多，要负责接送招待孩子们的朋友，中文万万不能中断而忘记了自己国家的文化，为了担心害怕美国这种由于极度民主，而日渐颓废的风气，要使孩子不随波逐流，希望用音乐、宗教来培养孩子优雅的情性和善良的个性，因此学学琴，上上主日学，母亲们也就更忙了。

典型的家庭主妇，清晨起来先得送小的上幼儿园，回来后，赶着洗碗，清扫房子，中午要到学校接孩子回家，路上在超级市场买买家用杂物，回家不久，大的放学了，学琴的日子，就得送到老师那儿，否则在家也得监督孩子练琴、做功课，有时直到黄昏，母亲才放下司机的责任，当然，家事更是永远做不完的。

至于孩子们，真是天之骄子，不知天高地厚，个个都是洋溢着欢笑和天真，在父母温暖的怀抱中生长；美国又是一个物质丰富的国家，一切都以孩子为重，走到百货店，玩具部门就占了半个楼。想想我们，生于忧患，一部分的童年更在战乱之中，5岁前，泥巴、石头和破布就是我最好的玩具，难得有一个旧洋娃娃，等从姐姐手中得来时，已是四肢不全。现在的孩子们大多是有求必应，有时浪费得令我们心痛。有一次，在整理杂物中，发现两个女儿的娃娃们，合起来就有十几个，甚至有些还躺在那儿，而家中的储藏室也成了她们堆放玩具的仓库了。

犹记抗战期间，母亲必须跟随因公在重庆的父亲，而把我们暂寄在广东乡下的祖父母处，5个孩子在物质缺乏的乡间，寂寞地度过了最宝贵的童年，胜利后回到广州安居时，真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街上滚来滚去的新式小包车和那凉透齿颊的冰淇淋都让我们目瞪口呆。

老二学校今晨有一个参观农场的郊游，这是她5岁以来第一次离开家单独行动，兴奋得不得了。三四天前就在我跟前啰唆个不停，要带午餐，餐盒内要有巧克力、水果、小饼和酸梅。我送她到学校，车子才停下，她已迫不及待地闯进了教室，连例行的再见都忘了。我站在那儿，若有所失，孩子们渐渐地长大了，不久，羽毛丰满，就要飞走了；但是，在这个异国的土地上，他们是否能安之若素、斗志高昂一若他们的父母呢？看来，我们在宠爱他们之余，还得多教导他们一些吃苦耐劳的习性啊！

谢师宴

没有鲜花,没有美酒,在因陋就简的大教室讲台上,排列着的自制包子、卤菜、云吞、炸酱面、咖喱饺、一壶红茶和冷饮,就是全部的宴席了。这是一次很简单的谢师宴,但却是意味深长,它包含了10个学生对太极拳老师说不尽的谢意。8个多月,在每个星期风雨无阻的学习之中,能有始有终学到底的,最后就是这10个人了。

当匹城中文学校春季班开始时,安排了这项对家长们的特别课程,正式延师义务授课,真是造福了一些有意要练身强心的家长们。太极拳是温1年多前就开始练的,始终没有机会能正式延师,想起来在他的启蒙老师还是妈妈去年冬来匹城小住时开的端,短短的一个多月,学了一些基本动作却带来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妈妈从纽约寄来有关古典太极拳的书籍,虽然他勤练苦习,却总觉得无法达到无师自通的地步。太极拳实在是一门精奥的艺术,没有老师在旁指点示范,实不易悟到其中之妙处,而且练拳必须掌握练拳的诀窍,才不致盲目瞎练而徒劳无功。如能运用自如,持之以恒,还真是一种能使人心静神怡的松柔运动。

中文班请来的老师黛比,带着秀气、健康、活泼的甜美,年纪轻轻,完全不是人们想像中那种白发苍苍、道貌岸然的太极师傅。她讲课清晰,一张张讲义,有条不紊,清清楚楚,和气中却也自然而然地带着一股威严。有些同学落了课,跟不上了,也只好中途退出。她一丝不苟,从架式、挥拳、抬腿开始教,姿势松沉而动作轻灵,举

手投足之间，自然地透露出一种美和力的组合。在她的比划、示范之下，学生们也都勤勉跟上，课余时间，也彼此切磋琢磨，互相指点。

自从上课以后，每次开车到纽约探亲购货时，他浏览的不再是杂货食物店而是书店了，家中更陆续的收购了 10 余本各种有关太极的书，他还不厌其烦地请亲友在台湾搜罗好书以便练功。多年来胃病缠身，太极拳练习之下，果然有减轻之势，最显著的成绩就是体重已快恢复到学生时代的重量了，那代表中年人的腰围也好像小了不少。太极拳如能持之有恒，想来真是强身、治病的妙方，更能延年益寿呢！妈妈已是 70 开外了，也就是因为 20 多年来的勤练不辍，所以前年一次大病，全身大手术也没有能把她打倒，病后精神体力恢复得很快。

黛比的 10 个学生，每人带着家眷大小来参加这个谢师宴，在结业前夕，诚恳地表示了一点敬意。做的菜虽不是山珍海味，买的礼物也不是金银珠宝，但和年轻的老师围坐一起，笑谈吸饮，师徒尽欢。这 8 个月来，都是正正经经地学习，只有在这结业前夕，大家都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和成就感，虽然学生的年龄都比老师大，可是在这儿，尊师重道的中国古风表露无遗。黛比教出了这批学生，练成之后，就可以弘扬这个代表中国文化的国粹，一方面学生们都达到了练身的目的，另一方面如能继续精进，不断练习，说不定这 10 个学生中又可带出了一批新的徒弟，中国的国粹也就在自然的方式之下，在海外发扬光大了。

《世界日报·副刊》与我

重新提起已生锈多年的钝笔，转瞬就是 1 年，《世界日报》这块公开的园地，给我们这些写作的门外汉不知增加了多少信心和勇气。流浪人的寂寞，心灵的感慨，生活的点滴，虽是琐碎而微不足道，可是，等待稿子登出后的期待和希望，一旦见报的兴奋和愉快，更为平淡的生活带来了高潮，日子有了寄托，生活也就有了意义，而不再那么枯燥无味了。尤其令人高兴的是，有了读者的共鸣，更是比什么都愉快，多年不见的老友因而来鸿，相交已久的好友，读到文章而猜中其人更是一大快乐，许多萍水相逢的朋友也因而成了知交，精神上的收获真是丰富。

副刊上的作品，大都是字字珠玑而意义深长，更增加了自己的警惕，要去多读、多写、多学习，园地虽是公开的，可是要是写的水平不够，内容空虚，编辑也不会滥竽充数予以刊登的。

寒假期间，赴纽约度假，当天下午已买不到当日的报纸，报摊上连积存的旧报都已售光，精神食粮一旦断绝，心中不免怅然若失，假期完毕，归心似箭，心中想着那叠报纸，又将陪伴着我度过多少趣味盎然的白日和有意义的黄昏啊。

母亲的滋味

撒起娇来十分可爱，睡梦中的笑脸更是可人，但那一声嫩嫩的“妈妈，我爱你”更融化了母亲的心！

敏感、善问、多疑，这是 7 岁的老大；老实、憨厚、倔强，这是 5 岁的老二。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姐妹放进一个家庭，真有得瞧了。饭桌上，汽车中，永远听见她们两人像小鸟一样地聒噪不停。两个女儿已完全控制了我们的世界，小小的人儿，好像有着永远用不完的精力。大清早，一起床后就像是上了发条的说话器，有时两姐妹只顾说话而忘了吃早点，非要我大声疾呼她们赶快出门赶校车时才停。看着她们手牵手的身影走出大门，身后顿然是一片清静，一阵惘然，我又开始想念她们了。

结婚初期，学业、事业都还遥遥无期，虽然看到粉团团、胖嘟嘟的娃娃时，也真爱煞，可是不敢有家庭计划。哪知人算不如天算，结婚两年后，发现有异样时，已怀孕 3 个月。当时心中真不知是悲是喜，可惜刚刚领略到胎儿在体内蠕动的喜悦，就不幸小产了。初次感觉到生命的奥秘就落入了失望的深渊，真是一次人生的打击。大半年后，又有了好消息，在两人细心维护之下，紧张中带着甜蜜，担心里有着期待，10 个月后，终于生下了 6 磅 1 盎司的老大。奶瓶、尿布，加上早出晚归的上班生涯虽然忙得不亦乐乎，但是她的降生，却带给我们另一段人生的高潮。做了母亲，好像顿然之间，自己就成熟了不少，孩子一声声的啼哭，一顿饱餐后的心满

意足都带给做母亲最大的快乐。与生俱来的母性,也更随着孩子一天天的壮大而日趋圆满。女儿的五官愈发清秀,逗趣的动作引人开怀,更带来了学校中多少叔叔阿姨们的疼爱。才两个多月,就开始嘴中念念有词而时做微笑状。每当我对她低声细谈轻唱时,她更是乐不可支,人人都说她真是一个快乐的小婴儿。

记得她第一次学会了耸耸肩膀,招手再见时,肩膀耸个不停有两天之久,婆婆笑说她是不是中风了。两岁多时,一个人溜到厨房,爬上高脚椅子,一个不小心,翻了个大跟斗,眼角碰伤出血,马上送急诊。诸如此类的高潮幸好不多,否则真要把人急坏。不到3岁就经常发出怪问,“妈妈,为什么饭要放到嘴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3岁时,妹妹降临到了这个世界,我们的生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妹妹比姐姐重了半磅,圆圆胖胖完全不同的脸型,带给了我们新的喜悦。两个女儿相继的降临,增加我们生命的充实感,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也就不再觉得那么寂寞了。

老二出生不久,我就离开了学校,全心全意地带着两姐妹。在日夜不离的呵护之下,妹妹就欠缺了姐姐的那一分独立,难免娇纵。幸好她天性善良,耳根又软,还是受姐姐的控制,言听计从。孩子们虽然是我们最珍贵的掌上明珠,但还是需要管教,以明辨是非,我无法狠下心时,爸爸就出现了。两个女儿都善于利用心理战术来诱我就范,以达到她们的目的,幸好有着爸爸的共同合作管教,否则真是孤掌难鸣。

大致说来,她们算是乖巧、善解人意的。虽然有时斗起嘴来,各不相让,像两只穷凶极恶的母老虎。告到我面前,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好还是相应不理,或是告慰双方一番,如果自己操心、生气,五分钟不到,她们又已经如胶似漆了。

平时两人在学校或作客时,也文文静静从不惹我担心,更不惹人生厌。老大有一书在手就能自得其乐,老二带着自己的玩具箱

也就能安静一个下午了。回到家里可就完全不同，把女性的爱笑、爱闹、爱哭、爱叫等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只要她们快快乐乐地不过分，我也就随她们去发展。作客的拘谨，不免压抑她们童稚的天真，在家中的随便、自然和轻松，让她们得到心智的平衡和生活的满足，操之过急而严厉的家教也许会造成不快乐的孩子吧。

诗人约翰·曼斯斐说过“快乐产生智慧”，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这一代的孩子们也真幸运，生长在衣食无忧的时代，父母也就有余暇来注意他们的一切，给尽了爱和温暖。女儿们心血来潮时说出一句“妈妈做饭真好吃”，或“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偶尔得到她们甜甜的一声赞美，真使做父母的飘飘欲仙。每当静坐写读之余，老二会蓦地出现在我的身旁，叫一声妈妈，亲一亲，哆哆嗦嗦地又走开了，仿佛只要知道有我在旁，就是她们全部的世界，被需要、被爱，对母亲而言，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觉啊！

病中的启示

“病像一条狡猾、恶毒的小蛇，在毫无提防之时，就无声无息地钻进了你的身体。”

一周以来，全家都在兴致勃勃地期待着这个即将来临的周末。室内有再精彩的电视节目，也吸引不了我们这蠢蠢欲动的一家人。星期六是孩子们学校举办的肯尼公园游乐场的郊游，早已和几家朋友准备妥当，炸酱面、卤蛋、鸡腿、冷饮，让孩子们好好地享受一天，大人也藉此恢复一点童心，舒畅一下被俗事烦扰的胸怀；晚上还有朋友的邀饮；星期天早晨，已预定了席位，在城里的一家餐厅请一对即将远行的夫妇饮饮茶；下午是孩子们的中文班和大人的太极拳，真是每一个节目都不容错过。

星期五黄昏，全家出门采办一小时，踏进家门，头痛即隐隐约约地开始。初时也不甚以为意，吃两片阿司匹林，草草吃完晚饭。收拾好碗碟后，喉头开始发痛发痒。心想，大概是流行的花粉热发了，因此想藉一阵饭后小睡，来驱散全身的不适。但是，不到一小时，头痛欲裂，无法入睡，赶快起床，准备好第二天的炸酱面的调料，做完已全身大汗，喉痛也加剧；整个晚上在床上辗转难寝，身热如火，心中犹自祈祷，但愿不要持续到明天。好不容易到了清晨，唇干口燥，一量温度，102，难怪整个晚上噩梦连连，喉部酸痛开始蔓延，一步步地伸展，已由前面，伸到后面直达耳根之处，看样子，周末的大好节目势必取消之势。两个女儿一早起床，看到妈

妈生病了，失望之情溢然言表，我勉强撑起，一心要爸爸仍然带她们去。和魏家通话之后，他们认为高烧如此，爸爸还是留在家中较为安全，孩子由他们管吧。两个女儿知道还有其他的小同伴，天真的笑颜又涌了上来，高高兴兴地出了门。

室内一片清静，我四肢乏力，只听见他在那头电话打个不停，一连地抱歉之声，先是无法赴当晚的宴会，又得取消酒楼席次，又得告罪于朋友，一个早上，由于病魔的突然而至，把所有预期的计划都搅乱了，更失去了与朋友相聚的快乐。平时身体健康时，以为一切都来得容易，不予珍惜，总是怨天尤人，一旦病倒在床，看到窗外的蓝天白云，阳光普照，而自己却寸步难行，才感受到健康的可贵。他在厨房中，为我炖汤、煮水，心中感到一阵温暖和愧意，平时也啰唆、唠叨够了，不是嫌他个性忠厚、木讷、仔细过分、不够风趣，就是嫌他做人不够圆滑、不能转弯，在病中才领受到这种平时得来而不自觉的福气而错把他的优点当缺点了。他知道我病时不喜看到杂乱，所以除了做饭，还在那儿洗洗弄弄忙个不休，一会儿又得来探问我的病况，整天就伴着我这个奄奄一息、了无生气的太太。

星期日，连续服阿司匹林也没能把我的温度减低，整个脖子都有点肿了，连咽食物都感到困难。赶快电告相熟的欧医生，告知病情，他决定配消炎特效药，看情形是由感冒引起的发炎现象。吃药后，昏昏沉沉地在床上躺了一天，心中倒还清醒，有着无限的感慨。真是，平时自恃精神不错，疲于奔命地追求一些身外之物，一旦倒下，不能动弹时，才感受到健康的身体才是最大的本钱，能睡、能吃、每天迎着清朗的晨光起床，就是最大的幸福；也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享受到精神上最大的资产——家庭的快乐和朋友的温情啊！

晨起，烧已退，喉部虽然不适，但已有逐渐恢复之势，好转在望，已能下床转动，立刻提笔立下志愿：一要珍惜健康时的一分一秒；二要切记“知足常乐、平安就是福”的箴言。

女儿心

睡梦中被女儿叫醒：“爸爸，妈妈，看看！”她端着一个大银盘，上面放好了麦片、牛奶，还有两片烤好了涂满果酱、牛油的吐司。子玠才不过 10 岁，有时心思细腻得真是令人疼爱，她才刚学会做一点简单的早餐，就迫不及待地要孝顺我们，让我们享受到一次奢侈的纯西式的床上早餐了。

就是在这一年，忽然发觉到大女儿的长成。做妈妈的我性子急，孩子一不如我意，开口就骂，等看到她一脸的委屈，才惊醒，女儿已到了敏感的年龄，对孩子责骂的阶段已得要采取怀柔的政策来代替了。

过去 1 年多，家中有年老体衰的父亲在堂，心情不安的时候居多，顾到老的，就忘了小的，总以为她们自会长大，殊不知孩子如幼苗，真是得随时注入爱心和耐心的甘泉，才能长得茂盛。有一段时期，我的心思全放在父母身上，忽略了孩子们。老二的功课一落千丈，一向喜欢她的老师也觉得惊奇，在和我共同研究之下，才发现这是她需要关注的一种表达方式。果然在我特别的关爱之下，她又恢复正常，功课马上就赶上了。老大自小是一个书虫，真是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三年级开始，看书速度之快，令我自叹不如。长得一脸清秀，可惜架上了一副眼镜，真是名副其实的书呆子。个性内向，幸好也还随和，这一年来，慢慢也注意打扮了，有时她真已经让我尝到了一点有女初长成的滋味，平日母女静坐聊天，也不再

是无聊的孩子话了。每当看完一本好书时，她喜欢拿给妈妈共享，最近又一口气看完了《小妇人》（作者 Louis May Alcott 的《Old Fashion Girl》），她一脸心满意足地向我说，“妈咪，这真是一本好开心、好开心的书。”我拿着这本好开心的书，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前面几章，女儿已在催着我快快看完可以和她讨论讨论，女儿是大了。

也许在美国生长的中国孩子，由于环境的特殊，身心的发展和国内大有不同，思想真是成熟得快。看到她，又常令自己想到 10 岁时的我，天真、幼稚，整天只是和兄姐、邻居小友在外面野，真正定下心来爱看小说也是初、高中的时候。有女若母，老在很多方面像足了我，可令我不安的是她也同时接收了我的性急和极端敏感的个性，受不了一点儿的委屈。有一次在饭桌上，我又开口训起他们父女不用中文交谈，其实我自己有时也会犯同样的毛病，只是当局者迷。一想到她们的中文已不若往日流利时，心一急，开口就骂，常常事后在女儿的日记中才发觉自己当时的态度不当，幸好女儿还让妈妈分享她的秘密。看到她日记中的喜、怒、哀、乐，才常想到我这个为母的，有时却忽略了她是有独立思想的大孩子，三五岁的孩儿时代，已在岁月的流逝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心中有时不无遗憾，但也不得不接受事实，检讨自己教育儿女方式，更得随着岁月的增长而改变。即使是日常小事如练琴、做功课、准时上床等几件事，以往总要三吼四叫她们才做，有时真叫我火冒三丈，有时又是大哭小叫，两败俱伤，发觉了这也不是办法，我干脆换了一种方式向老大说：“子玠，你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我不要再骂你了，可是你该知道妈妈对你的要求，我们彼此合作，一齐帮助妹妹，好吗？”女儿对我的这番话大为感动，在日记上写道：“妈妈已经说我是大孩子了，我一定要好好地做，让妈妈以我为荣。”

话是这么说，10 岁，究竟才不过是迈入成长里程的头一个阶段，稚意仍存，童心未泯，让父母烦心的时候也还多，我们那爱心和耐心的甘泉还得源源不绝地灌溉下去，她们才会成长成为一棵不倒、茁壮的大树，才能抵挡住在异国他乡未来风雨的侵袭啊！

哀乐中年

父母的老去,令我哀;女儿的成长,使我乐。梦也依然有,可是已经由灿烂的五彩转为清淡的素描,遗憾的是,天真的心,已常被世故所污染,几时也学会了察言观色;那崇高的理想,有时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只有在多年不见的老友重逢时,才又拾起了一些失去的真纯,彼此的白发,有时依稀可见,真正应对了杜甫的那句“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秉烛夜谈,其乐融融,虽然“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却庆幸友情依然。女儿们常穿了我的衣服扮作大人,我却在心中向她们呐喊:珍惜啊!珍惜!

电话中传来了母亲的病况,真令我焦心,妈妈求生意志之强,令我们儿女佩服。50岁时,就发现了有心脏和血压的毛病,而且来势汹汹,可是妈妈善自保养,勤练太极,一直平安。5年前又动了割肠手术,去年底,由于照顾父亲过于辛劳,旧疾又发,在医院住了两周,出院时已能谈笑自若。圣诞节时,赴纽约二姐家,那儿有妈妈的老朋友,还有大姐、大哥,真比匹城热闹得多。哪想到,不到半年,又发了肺水肿,究竟已近耄耋之年,可是妈妈坚强的求生欲,使我有着无比的信心。妈妈一生好强,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她也总能给人以泰然处之的感觉。虽然年迈,却毫不龙钟,那端庄、出众的的轮廓丝毫未变。最爱看妈妈的结婚时的照片,秀丽、雍容的古典美人。妈妈常爱谈起自己李家的家世,外公先治官而后从事教育,舅公是随着蔡松坡一起的革命英雄,外婆善于古琴,也许

妈妈后来主修音乐是得自家传吧！生性乐观，该是妈妈一生最引以为荣的事，因为她和父亲的婚姻并不幸福，主要是和爸爸个性太不相同。一个是活泼、外向、性情直爽，而爸爸是完全不善于辞令和交际的老实人，木讷、呆板，妈妈有着旧道德，却带了新思想，这实在是她一生的苦恼，只有在母亲年迈时，我才了解一些她的心情。我凡事爱钻牛角尖，没有遗传到妈妈坚强、乐观的个性，所以妈妈常告诫我不要为小事忧心，人的一生有好长的路，一定要坚强才成。在她的心目中，我们永远是孩子，转身一看女儿已长大长高，才察觉到岁月的流逝，到了这个年龄，也不得不接受许多残酷的现实了。数年前，第一位至亲远去，姨父的去世，令我心痛不已，他是最敬爱的长辈，在脑海中，他是一个那么慈祥的学者，出国前去告辞时，他还精神抖擞的，哪知已没有再聚之时。这次，妈妈再度住院，心中虽然恐慌之极，可是在冥冥中，已学到了妈妈的一点坚强，这个信念使我觉得妈妈还是会避过大难，再过几年能让我们尽孝晚年。说起爸爸来，更是悲哀，4年前已得了老年记忆丧失、脑力退化症，现在连儿女的名字都叫不出，动作如孩童，固执、倔强，好像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还得专人24小时看护才不会闯祸，那佝偻的背影，龙钟的老态，令我伤心。记忆中的爸爸是一个有趣的妙人，虽然静默不多言，可是从来不发脾气，有求必应，孩子们简直被他宠坏了，而现在，他的无助与恍惚，真是悲哀啊！

孩子们的长成，该是父母最大的乐趣了，奶瓶尿布，婴儿啼哭的时代已消逝无踪，孩子大了，成了良伴，日渐懂事，偶尔的体贴，使我常有悲喜相交的安慰感，在下一代的身上，总希望能培养出新的希望和自己曾经失落的理想，哀与乐的交错纵横，构成了中年的一页，愿从快乐中得到振奋，更从苦中学习坚毅，从而在未来的岁月里找到新的力量，才不会辜负父母生我、养我的恩情啊！（写于母亲突然病故前两天，谨以此文致以最深的爱意和无尽的怀念。）

童言·儿语

皓皓才满4岁，脑筋之灵敏常令大人瞠目结舌。有一次和隔壁的航航一起捣蛋，把彩色涂得一身，航航被妈妈打了几下手心，等皓皓的妈妈发现他也是同谋时，就打了他一顿屁股。

皓皓：“妈妈，为什么航航的妈妈打航航是打手心？”

妈妈：“航航顽皮用手乱涂，所以挨打啊！”

皓皓：“那我又不是用屁股涂的，你为什么要打我屁股啊！”

妈妈不肯给皓皓多吃糖，耐心地解释说是吃太多会蛀牙，牙齿会掉，他满不在乎地顺口而出：“那我就带假牙嘛！”

皓皓随着妈妈回台探视爷爷、奶奶，爷爷为孙子请了一桌客人，都是妈妈的长辈，他拿了几个铜板在手上玩了一回，饭后找不到了，就问：“咦！我的钱呢！”大家在桌面上替他找，傅爷爷看到了就告诉他：“皓皓！钱在这儿。”皓皓心满意足地把铜板一把抓进口袋，然后大模大样、老腔老调地说了一声：“乖！”全桌哄堂大笑，傅奶奶加了一句：“哎啊，傅爷爷这辈子还没乖过呢！”（按：傅爷爷一生改不了抽烟、喝酒的习惯。）

家庭?! 职业?!

闲闲淡淡地生活,潇潇洒洒地度日,看看书、写写信、逛逛橱窗、伴伴女儿的日子该有多好,可就为了一日高似一日的通货膨胀,也为了排遣母逝的悲哀,更为了一点点快要失去的自信心,动了想再回去做事的念头。等到一头真的栽进去时,就再也没了昔日的闲情逸致了。

我是一个很实心眼的人,应允了一件事,就会全心地投入,这八个多月的重作冯妇,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已近不惑再谈事业是谈何容易,年轻时的闯劲已逐渐被岁月慢慢地冲淡了。6年不工作了,再重新体验,学习也费了一些功夫,本行的工作早已人浮于事,有幸能回到了本行,也该自求多福。

也曾有过一段时期,充满了对事业的雄心大志,那还是10多年前刚出茅庐的初生之犊,可是孩子相继而来,生活稳定之后,就决定在家相夫教子,以为再也不会到社会上去闯了。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因缘际会,又回到了图书馆,抱着这是一份还喜爱的工作态度和心情,待遇的多少,职位的高低,已不在念中。8个月来,日子一晃而过,不可否认地在工作中也得了很多的满足和乐趣,回到校园,扩大了知识的领域,整日和一批年轻学生相处在一起,他们的闯劲和干劲,他们的青春,带回了许多回忆,曾几何时,我不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吗?

这个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的东亚图书馆,同事们上自馆长,下

至天天来打扫卫生的黑女工都相处得很有中国味的融洽。每人的工作负担虽都很重,彼此倒也能坦诚互助,分工而能合作,也算是难能可贵了。工作环境在 2 楼的一角,每人的办公室都很宁静、安详,馆长对同仁们很信任,大家也都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事。几个月下来,问题虽有,可是工作已能得心应手,有了全盘的计划,可也付了多少代价在这份工作上啊!

刚开始时,为了避免每天开车在公路上奔驰十数里,为了薪水不必全放在油费上,找到了四人一组的车河(Car Pool,即大家轮流开车),可是每人对于守时的态度,加上个人生活习惯,挤在一车上彼此都得容忍,向来为了约会不守时而挨骂的我,这次上班也尝够了等人的滋味。看到时间已不多,而别人还芳踪渺渺时,心中真是急成了一团火,自己也偶有失时,对等待的人的歉意也不是非常好受的。以前上班的地方离家不过 3 哩的大学城內,从来没有交通阻塞的问题,这回东山再起,可真是吃尽了职业妇女的奔波之苦。

心中最难之处,还是放不下半大不小的孩子们,倒没想到孩子的适应力很强。聊天时,9 岁不到的子玲,并不反对这个老妈去工作,小小年纪难道已知道了多一张薪水单的好处了吗?我一向自以为孩子离不了我,看来只是自作多情而已!妹妹有姐姐相伴,很快就习惯了,姐姐却在短短的 8 个月中,俨然成了小大人,早上见我匆匆忙忙地梳妆,她就负起了帮忙准备早饭的责任。一旦发现自己的重要性已渐被孩子的日渐独立而减少时,也不免有所遗憾。数年来和她们未曾一日分离,自问对她们爱心是有余而耐心不够。出去工作终日,再见面时,也许对她们的微小过失就不会太容易恼怒了吧!

因为日子实在是紧凑得没有多余的时间来挑剔了,何况到了中年,精力也总好像不如往日,早上慌慌张张地赶,回到家时已近黄昏,匆匆忙忙做饭洗碗(还亏得他是一个好帮手),饭后和孩子们相处时间实在有限,眨眼又到了上床的时间;偶尔晚间还得带着满

身的疲倦,伴孩子去游泳或做各种课外活动。为了工作,孩子们已牺牲了许多爱好,学校各种放学后的活动,都是得靠妈妈做车夫,车夫没了,一切活动也只好能免就免。以前最热衷于学校的义务工作,如今也变得冷淡起来,因为一到了周末,日子更如走马灯,待洗的衣服堆积如山,乱了一周的屋子更待清理,疏远了一些邻居好友,对于我这个向来爱朋友、爱热闹的人真是一大损失。

在工作中,虽已收回了久已疏远了的自信心,但同时往日那种悠然自得轻松的家居生活也荡然无存。朋友中有一种超级妇女,能把每一件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而又有一份蒸蒸日上的事业,对于我这个平凡的人,光是职业妇女的生活已够我穷于应付了。虽然怀念我做家庭主妇时的优哉游哉,可是鱼与熊掌,又该如何取舍呢?

画家的画像——郭香美

电话中传来香美细柔的声音，她今年底在台北的东之画廊又将举行第二次个人胶彩画展。放下了电话，想到在这娇小身躯后坚毅的精神，在回美这两年间不眠不休的努力，又将有着被肯定的成果，想着想着，我的思绪又回到了20年前……

那是1974年的隆冬，我们举家四口刚由宾州州立大学迁至匹城，带着一些不安和更多的兴奋，准备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开拓我们的新生活，虽然我公寓隔壁洋邻居告诉我附近有一些中国人，我也不敢贸然拜访。我怎么也忘不了和她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在一个阳光普照的冬日下午，我带着两个女儿散步到另一条街的住宅区，当我们驻足在一座小巧的楼房前欣赏那一片园景时，大门呀地一声开了，一个小巧的身影带着春光似的温暖的笑容，把我们迎进了那布置精巧玲珑的家。我们似乎是有缘，这一切没有刻意的安排，从第一次见面就印象很好，以至发展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看到她从平淡的家庭主妇蜕变到一个成功的画家，这20年来，她没有放弃她的努力。我看到了一个强者的画像，人要是不自强不息，成功岂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吗？香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努力才是她成功的真正奥秘。

20年前，当我们初相识时，因为来美都是念的热门图书馆系，所以颇有相知之感。但令我惊奇的是，在当年我们这些“闲妻”之中，她是我们的十项全能，师大艺术系毕业，缝纫、烹饪、美容、弹

琴,无一不精。来美后,一面结婚生子,一面继续学位,家事料理得井井有条,人更长得雍容大方,处事得体,我们一见如故。因两人都有着敏感易动的性情,也常常一起向往着孩子长大后未来的天地。当我在她家中看到郭伯伯的《雪湖》大作时,才知她出于艺术名门,难怪香美在平凡的家庭主妇中,也掩盖不住她那艺术家自然流露的气质,她是那么爱美,举止发式、衣着打扮、色调都是那么协调,由于家居生活单调,年轻的我们在谈话中总觉得自己一无所长。就在此时,我常劝香美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的禀赋,不能放弃画画,当时孩子幼小,家事琐碎,虽然坤地是一个脚踏实地负责的好丈夫,也是一个标准的工程师,实事求是地讲,总也觉得缺少了那份女人日日需要的细腻的心志。香美的心情时有上下,有时也有寥落之感,觉得前途渺茫。我感受到她的心情,劝她千万可不要为目前的困境所苦,要打出自己一片天地,执起画笔,寄情于画中。为了安慰她,两个女儿送到她那儿和她大儿子一齐学琴,她教课做事都是那么一丝不苟,她成了我大女儿的音乐启蒙老师。当日子过去,孩子渐长大,纯主妇的时光渐逝,我们又一一回到了工作岗位。因为香美的潜能,我并不鼓励她到图书馆做朝九晚五的刻板生活,这样太浪费她的才能,香美开始全心拿起了她的画笔。一旦开始,她是如此地专心、执著,我们虽然开始见面不多,可是在她片断的作品中,也感受到了她画中所传达的生活和感情。可感的事物、缤纷的色彩,成了她生活的寄托。当我第一次在匹兹堡碧云山庄画廊参观她的作品时,我心里真高兴。心想,这样努力下去,成功就指日可待了。那时,每年匹城的艺术节开始时,她和坤地奔波于会场,从抬画架,安排场地到展出都亲自动手,她虽然娇小,多辛苦她也总是咬紧牙关撑到底。当时在匹城,她是个初出道的画家,又有潜力,难免招忌,遇到再大的委屈,她哭一场之后又重新振作起来。作为她的好朋友,我真正感受到她不屈不挠的精神。

当我们在为五斗米回到工作岗位时,香美已在她绘画的国度

中重新捡回了她失去了多年的天地和自信。1981年,她们举家回台,我失去了一个知心的朋友,可也为她欣慰,她和坤地已能在异中求同,他全力支持她的事业,是真正的幕后英雄。我心中知道,回台后,她会欣赏到、看到台湾许多艺术界朋友的成就而开始更努力地学习,加上父母兄姐的精神鼓励与关怀,她将会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多年的鱼雁往返,我知道她深居简出,甘心做一个隐居的专业画家,专心从事胶彩画的创作。10多年来,她不再是一个小蝴蝶,她已脱茧蜕变成多彩的蝴蝶邀翔于艺术的世界之中。她和坤地在世界各国的旅游,也给她带了更多的创作灵感,拓宽了创作领域。1991年的东之画廊的第一次个人画展时,我正好回台度假,看到了她在创作上又上了一层楼,她个人的特色、光彩更绚丽夺目地展现在每一幅杰作之中。

这两年来回美,我们虽然是邻居,但见面不多,常用电话交谈,因为她真正潜心于创作的突破,不断积极筹划第二次个人画展,希望画出更美好的作品。20年前,我看到香美重新执笔的第一幅画,1991年看到出版的胶彩画集,今天又看到她最新的创作。我真正看到了我朋友——画家郭香美的成就,天赋是不可缺少的,但努力才是她成功的秘诀。

悼

当电话中传来柯兄的噩耗时，我有如被打了一记闷棍，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怅然。虽然知道他旧病复发之讯是在4个月前，那时他们刚搬到华盛顿州不久，可是心中还是替他抱着希望。想到他临别时的雄心勃勃，决定全家驾车3000里横穿美国的壮志豪情，虽经过手术，身体恢复很快，也过了5年的光阴了。朋友们都深信他已把病魔击倒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终于去了。

认识他们夫妇也有3年了。在这个地区，中国人虽然不少，可是，大家都在为生活、家务而忙碌，除非是住在近邻，否则也不易见面。我们搬来后不久，就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中相识了。柯兄的脸长得圆圆的，五官端正而稳重、沉着。他在西屋电器公司任工程师也有好多年了，柯太太则是一个非常直爽、坦白而毫不做作的女人，她带了3个小孩操持家务。由于她是中文系的高才生，所以她那区的太太们请她主持了一个中文班，办得有声有色，我曾在电话中和她聊了一两次关于中文教学的情况。由于我们这儿也开班了，孩子们就没有送过去，就是在那时，我才知道柯兄于几年前由于喉管肿瘤而动过手术，可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是生龙活虎，丝毫不觉得他是个有病的人。令我感动的是，不久，他们就很热情地打电话来邀约我们去吃便饭，萍水相逢，这是很难得的盛意。因为到了一个陌生之地，除非是旧相识，大家都因公私两忙而缺乏了做学生时的那股热情，要不是你自动地先伸出友谊之手，否则很难相

交。那次他们请客虽没请成，因为我们正巧要出城，可是，我却深深地感谢他们这份友谊。

等我们再见面时，他带来了要搬到西部另谋高就的喜讯，我就邀请他们在离城前夕到舍间吃顿便饭，以作饯行之意。当天晚上，朋友们热热闹闹地欢聚，孩子们弹琴，我也怂恿大人上去一试，柯兄更兴高采烈地弹了一曲。他们一家五口喜气洋洋，即将远行，真使他们好不高兴。席终人散后不久，接到从黄石公园来的一封长信，详述他们一路西行游山玩水，真正领略到美国土地之广，风光之美，信后还感谢我们临别之邀约，只觉相见恨晚，但愿后会有期，真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见不到柯兄了。这件不幸的事发生后，据悉柯太太非常坚强，强忍悲痛，处理后事，变卖房屋，并将于暑假携带三小回台定居，落叶归根。思得此，我心中不免惘然若失，想想人生真是短暂，在他正有为之年就被死神夺去了生命；我们平日身体健康，不知其可贵，且日日为小事钻营、劳心，凡事好强争胜，斤斤计较，更常有人以自己房子大、汽车新、银行存款多而沾沾自喜，也许到后来还不是镜花水月，一场空梦；不如心胸豁达一些，做一个知足常乐、平和善良的人，得饶人处且饶人，以求取真正的平安，或许这才是福吧！

我家的猫

向来见到街上的猫狗就避之惟恐不及的我，竟然也养了一只大胖猫，这真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我从小对动物就没有什么缘分，小时，哥哥姐姐在家中养了一只小狗吉利，我见到就怕，一直不敢用手去摸一下。可是，狗真有灵性，不到一年，吉利能每天清晨跟在我脚踏车后面，从仁爱路二段一直送我到馆前路的校门口。吉利已成了家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我偶而也敢逗逗它了，不幸，在我们感情最深时，它却被拉狗车拉走，一去不回。它的悲惨下场，使我耿耿于怀，从此家中再也没有动物了。

我的胆子很小，凡事喜欢大惊小怪。幼时，见到老鼠，就要跳上椅子，现在竟然容许蹦蹦进门，想来是因为爱女情深。蹦蹦的来临，也是时有凑巧，那时正是女儿天天嚷着要养一只动物之时，朱家就来了一个电话，她们举家返台，家中的爱猫，难舍难分，想到我们的两个千金一定会爱，如肯收留，他们就能安心地回台了。我一向耳根子软，加上当时有两个从西部来度假的侄儿，一听有猫，就怂恿女儿向我施软功，一再保证他们定负全责，清洁喂食，我丝毫不操心，心一软，蹦蹦从此就进了我家的门。

蹦蹦有一对异于寻常的灵活的骨碌碌的大眼睛，黑白毛相间，胖嘟嘟的样子煞是可爱。刚来时，缩成一团，躲在桌下。几天以后，就开始不守本分，四处探险，从此以后，我的沙发首先遭难，她最爱的游戏就是去抓沙发的绒毛，在她爪功之下，沙发套子上抓痕

累累。每次我一吼之下，她就逃之夭夭，一不注意，又回来，故态复萌。有时，半天不见，原来她躲在我的衣橱中，做其周公大梦，一橱都是猫毛。有一天晚上，睡意正浓，她竟然跳上了我的床，硬是把我从梦中惊醒，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开门睡觉。孩子们百般宠她，我一转身，她就和他们同食同睡，而且孩子们还公然向我要求要她登室入床，而对清洁喂食之事却是马虎之极。男主人出差回家，猫臭满室，牢骚一发，我这个老妈子不得不负起了全部的责任，历经两周，经我严格管制之下，室内猫臭才稍减除，我的敏感症却发作了，全身瘙痒不堪，真是辛苦。可气的是，绷绷和吉利大不相同，她认食不认人。你忙时，她在身旁绕过不停，有时想逗她，叫破了喉咙，她懒洋洋地躺在那儿，对你来个置之不理。绷绷又有怪癖，她的厕盆，一有了味道，就不肯蹲下去方便。室内角落就成了她的便所，害得我天天为她忙碌不堪，身上也更痒了。几天前，开了大门，她忽然失踪，一连三天，没有音讯，我心中矛盾，心想，走了也好，大女儿却天天挂念，寝食难安，我心中不免妒忌，难道在她心目中，绷绷已快取代了妈妈的位置了吗？午夜时，静坐室中，窗外忽有喵喵之声，绷绷回来了，女儿大喜若狂，闯下楼梯把她抱在怀中，当皇后似地服侍起来了，我心中竟然好像忽然之间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个臭猫！难道我竟然也对她有了感情了吗？唉！看样子，想登报征求爱猫家庭的启事是做不成了！

成长的岁月

忽然之间,女儿就在眼前长大了,那明朗的眼睛、盈盈的笑意,处处使我这个老妈感受到吾家有女初长成的滋味。19岁正是动人的妙龄,如何不使君子好逑?我家的娉婷淑女,正步入了她的温柔岁月,时而见她有着展不开的眉头,心事重重,妈妈的心情就像是跑马灯似的跟着她的喜怒哀乐而转,一会儿,我的情绪还没有平复,她那儿已经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向我细诉着她的柔情了。在20世纪最后的一季里,她成熟的生命即将开始,即将步入20岁,多宝贵的年华,我心中暗祷,但愿她有幸福的将来,但愿女儿能承受一切挫折后能依然拥有那不变的快乐的人生观,但愿她永远拥有年轻的心境,但愿,但愿……

翻开日历,这是1990年的开始,也是大女儿进入了她的金色年华的年代,日子真快,一转眼就到了20世纪的末尾了!50年代,也不过好像才是昨天的事啊!那是一段我们成长的岁月,刚到台湾时,也不过才一丁点大,跟着姐姐的后面做小跟班,那段童年,我们拥有了父母亲不曾有过的安宁日子,物质生活虽不富足,但在自由的天空下,精神生活是安定的。小女孩,拖着小马尾,踩着大木屐,跟着父母亲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整家园;在西门町的电影院,在观看克难篮球队球赛中,在欣赏林黛·尤敏的签名照片里,送走了我们多少的黄昏和白日,也构成了生命中成长的最初10年。从小学到大学的那10年,除了读书、考试外,周日全家结伴郊游,

偶尔和好友连赶三场电影,虽然没有迪斯科,也没有卡拉 OK,那一段安静的生活,朴实无华如小溪如清流,缓缓地带走了时光,虽也有联考的压力和少女的烦恼,可更多的是无忧的太平岁月。一日复一日,一转眼就到了 60 年代了,高中最后一年,穿着白衣黑裙就去参加同学哥哥舞会的青少年,在新时代里也开始踏进了新的生活。

60 年代初,生长在台北的我们,生活是挺热闹的。台北开始发生变化,生活有了新的体验,电视的开始,加上爸妈的思想也渐趋开通。那一段,是大学生的黄金岁月,异性的吸引、收到第一封情书时的惊奇、月下的漫步、湖边的细诉,怎知在 30 年后,又在女儿的身上重现。同样在花一样的岁月里,她不自觉地陷入了温柔的陷阱。

大学毕业时,涌来了一股留学的浪潮,一卷就把我们都卷了进去,流到了美国,奋斗、打工,咬紧了牙关度过了难关,不负父母的心意,总算拿到了那一张文凭。在精神最需要依靠之时,他出现了,诚恳的外貌、朴实的个性和无穷尽的耐心,使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就掉进了婚姻的网里。结婚成家,到第一个女儿的出生,流水似的 10 年,又在指缝中溜过去了,奶瓶、尿布的日子,好像才是昨日,回过头来,女儿已是和我齐肩高。

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 10 年,充满了安定和动荡的矛盾,越战、嬉皮士、尼克松水门丑闻、能源缺乏、通货膨胀,我们在谨慎、敬业中安然地度过,在异国的土地上开始扎根,一面生儿育女,一面助他完成学业,身兼家庭主妇和职业妇女。也不知从何时起,一个娇娇女已蜕变成一个三头六臂的女金刚了。在东迁西搬的日子里,女儿们渐渐地成长,她们又生长在一群白皮肤、黄头发的洋人世界中,我极力地要她们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那 10 年的适应期,对父母、儿女都是最大的考验,看着她们从咿呀学语到妙语连珠,是多么令人安慰。幸好有了她们,在异国生涯中才不会寂寞、枯燥。

做父母的在不愿认同异国文化,又不得不随着潮流走的矛盾心理中,心态跟着女儿的成长而逐渐成熟。

80年代,在两个稚龄女儿的笑声、泪影里也渐渐地逝去了,人生的无奈和悲剧,一步步地向我们逼进,父母的衰老、去世,亲友的凋零、离散,一波一波地向我们冲击而来。女儿们开始进入了青春反叛时期,管得太紧,怕她们窒息;太松,又怕她们迷失。整日处在讨价还价,争争吵吵中,家庭生活进入了空前的紧张时期;物质生活的富裕,使她们不知天高地厚;父母的关怀和爱心,常换来的是眼泪和争吵。午夜梦回时,常常暗自伤心,想到当年的我们,虽也有反叛之时,可从不敢公然违背教训,顶嘴更是大逆不道之事,经过多少的失眠夜,做父母的才慢慢地适应,接受孩子们生长在异国的事实,自我教育,再教育,才了解到生在80年代的孩子,她们挣扎在美国自由思想和父母中国保守传统思想的夹缝之中。自我、独立的想法和父母的保守观念时而相左,父母、子女都同时面临着最大的考验,如果不耐心沟通,亲子关系将变得岌岌可危了。

80年代的后半期,晴时多云,偶尔阵雨的季节终于过去了,女儿长大了,进度虽然缓慢,但彼此都练习接受了对方的爱心与同情,当生活又进入安静、恬静的时光时,我们的年华也渐渐地逝去了。

90年代开始,对她们来说,又是一个簇新的时代。看到她们年轻的生命,意气焕发地面对着未来,是多么地令人羡慕,她们一页多彩的生活开始展开了。一盒巧克力,两打红玫瑰,打动了她们的心扉,也充实了她们的生活,这将是她们未来生活中无数的插曲和乐章。父母的爱,已经有了强劲的对手,父母心中有着一丝甜蜜,却有了更多的惆怅,希望她能把握自己的脚步,不要在感情的漩涡中迷失了自己,努力去追求一个美丽的人生。女儿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我们的心,我们可要努力地去保护这朵娇嫩的幼苗啊!使她们在温室中,在暴风雨里都能怒放,我们的岁月虽已日渐

逝去,可是女儿们的温柔岁月仍在继续,一代,一代……

我认识的厉伯母

“心健身亦健，情长寿亦长。”厉伯母告诉我这是她很喜欢的一副对联。其实，这10个字，也正是她一生多姿多彩生活的写照。在众多的伯父母之中，最让我觉得青春永驻的，就是她老人家了，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可是看来真如50多岁左右，富态、雍容的风度令人难忘。每次在朋友聚会中，看到她神清气爽地坐在我们这些年轻人当中（其实也是中年人了，可是在伯母眼中，我们永远是孩子）毫无老态，我就感觉到神奇的造物主对她的厚爱。

10多年前在匹城认识厉伯母之后，才知道伯母和我们两家都有渊源，她是先母女师大的同学，厉伯伯又是和家公先后同事，我们相交，相知也真是有缘分。先母在匹兹堡小住的那一年，闲时无事，厉伯母也就成了她聊天、打小牌的好对象，可惜相聚日子太短，母亲不久因病去世。在匹城的一年，她过得很愉快。由于厉伯母，认得了她的小女儿渝龄一家，并且成了好朋友。两家的女儿当年才五六岁，常在一起玩，今已各自进了大学。而伯母还如当年一样健朗，每年的大陆之旅也一点没有让她累倒，她永远是神采奕奕的。

伯母最让人佩服的一点，就是毫无架子，而且待人接物十分周到，她对老、对小都是一律和和气气而且能打成一片，我们这些小辈在她面前都是自由自在的，甚至有时口不择言她也不以为怪。在我们匹兹堡的这些朋友中，孩子们大都已长大，对常往来聚餐，

偶作方城之戏,大家也总都忘不了厉伯母。她永远是最受欢迎的客人,不但牌技是第一流,而且谈笑风生和我们毫无距离。我和她也特别相知,因为都喜欢看书,伯母也自然成了我服务的东亚图书馆中的忠实读者。有好书时,我也总会想到她,要她先睹为快(这两年来因为琐事缠身,有点偷懒了,望伯母不要见怪)。在伯母的文章、处事之中,我才真正地感觉到,一个人之所以能有这么健康的身体,就是因为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她因为有快乐的人生观,宽大的胸怀,热情的爱,因而赢得了大家的爱戴与友谊;即使在劣境之中,她也能处之泰然,她给我们这些晚辈树立了良好的模范。

谨以此文祝贺厉伯母新书再版,并诚心地祝福她青春永驻。

海外打工记

1966年5月,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冬天时,生活费已经捉襟见肘,那是2月的一个冬夜,我从印城二姐家回校,从灰狗车上下来,已是一片深可及膝的大雪。为了省两块钱的计程车费,我决定提着行李,步行回宿舍。三步一停,四顾茫茫,虽则宿舍在半里之内,可是却足足走了一个多钟头,就在那时,心中决定,不管姐姐是否放心,也要闯出去打工赚点钱了。她有3个在襁褓的男孩,姐夫还在挣扎于学业之中,还要她继续帮助我的学费于心何忍?

5月13号 星期五

暑假结束前,彷徨于期末考、打工地点及感情的抉择,加上酱油是借的,身上只剩下2毛5,连纪念性的肯尼迪的5毛都买了菜了。在最后没有酱油的日子里,只有一种忍耐和无可奈何的感觉,明天等姐姐的旅费到后就可上路了,这将是她寄给我的最后一笔钱。

6月6号 星期一 南达荷达州 孟拉斯摩山区

少年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竟然会身在《北西北》那部电影的外景中,就在那个警匪追逐的餐厅中打起工来了。长排的玻璃窗外,仰望出去就是山头四个栩栩如生的总统石像,我生平第一次做端盘子、倒水的女招待。游客很亲切,小费给的不少,可惜

那个毫无笑容的狄克，似乎对我和莉颇有敌意，在工头那儿打小报告，说我们动作太慢，客人太爱和我们说话，影响生意，我才管不了这么多呢！

6月11号 星期六

山上的气候是凉飕飕的，但愿心中不要时常有这种凉凉的感觉，在狄克的怂恿之下，我竟然由女侍贬为厨房的蛋糕女郎，奴隶似地做6天工作，换来如此的下场。唉！真丢脸，为了下学期的学费，也只好委曲求全。晚上在宿舍里，同房的美国女孩，一个个花枝招展地出去找男朋友，我在一旁却已累得快要瘫痪了。远远传来女声轻柔的《记否当年的九月》和吉他的伴奏声，而我却已在泪眼中睡着了。

6月12日 星期日

为了将来的前途，在避暑胜地做工，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心中这么一想，又坦然了起来。今晨竟然不想去望弥撒，想是对于这个避暑旅馆的老板有点不齿吧！他家财万贯，买得一个参议员名义。听说对人刻薄成性，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在教堂内正襟危坐，可是却专门利用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她的高龄老母是女生宿舍的管理员，她是惟一对学生慈祥的老太太。谈起她儿子来就老泪纵横，可怜啊！

6月13号 星期一

生活真是无奈，在蛋糕房中，搓搓揉揉，累得半死，还得带着一张笑脸，值得吗？最气的就是厨房中见不到一张友善的脸，听不到一句安慰的话，除了催促的不耐烦的声音，就是工头的那张马脸，真叫人生闷气。还常常受到暗示，学生们找工打的越来越多，不努力就得走路，使人感到一种种族的歧视。今天才发现，原来是狄克

向我们开了刀,把我们贬到后面的厨房,因为我们装听不懂他要求分小账的要求!

6月14号 星期二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现在连抬头望一望4位总统的劲儿也没有了,8小时在厨房中,忙个不休,真没出息啊!尤其是女厨格拉达,进行种族歧视,对我是又催又叫,一脸不耐烦,可是转过脸来对她的助手莎丽,又是另一副甜蜜样子,真没趣啊!晚上室友卡露带了一个唱机,也许可作为烦愁中的一点小消遣。我也许该好好地考虑我的感情归宿了。在异乡毫无保障地漂泊是很苦的,理智和感情在我心中已交战了一年,也许到了该决定的时候了,早已过了做梦的时代了,他忠诚、可靠,又体贴,家人姐姐都是万分同意,我还在考虑什么呢?

6月18号 星期六

果然不出所料,以无法履行合同的罪名(真是莫须有),老板娘要我们走路。虽然对这份工,我早已厌倦,可是也真叫人齿冷,也叫我们尝到了留学生生活的另一面。莉在另一部门的工作情况比我要好一些,但因为我们是一齐上山的,所以她也被解雇了,真是倒霉。我们两人本来一派斯文,也实在不爱做这份工,可是我们要赚生活费和学费啊!

6月20号 星期一

他和王来接我们下山,再三地安慰我们,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带我们去湖边逛,风景如画的湖边,杨柳飘飘,徐风轻柔,我心中却又在愁着打工的事,累得很,身心俱疲,该怎么办?

6月21号 星期二

现实是被开除了。记得有一天,和那个跑堂的小男生对话有这么一句:“Good Morning, John.”“It is morning, but I don't know how good it is.”这句话带了多少的俏皮和无奈。那些在餐厅端盘子、厨房中拼命做派的日子,将在我生命中消失,不会再回来了!

6月23号 星期四

找事找了两天,看来是凶多吉少,莉已决定回芝加哥她哥哥那儿,我该怎么办呢?

6月24号 星期五

事情尚无着落,干脆到有名的坏陆(Bad Land)去玩了一天。坏陆是千年前的大海,由于海枯石烂,造成了沉积岩上层层的缤纷色彩,远远望去色彩斑斓,美极了,如何取了这么名不符实的名字,就无从知晓了。

6月28号 星期二

总算在希尔顿又找到了份工作,经过山上的一次打击后,对任何事都不再乐观了。

6月30号 星期四

这份用机器洗碗的工作,也够累人的,同事们看到我这么小,都来抢着帮忙,人情味比山上浓厚多了,看来人还是不能一概而论啊!回家收到附近商学院来电,要我去面谈图书馆一份助理管理员的事。感谢主,这才是我要做的事啊。

7月18号 星期一

今天是我的生日,感谢父母赐给我的生命,生命虽然不是灿烂

光华,我却得到了全心的爱和奉献,在困难的时候,天主总是适时地伸出援手。

回校后我该如何告诉同学,我已订婚的事,这可是一件惊人的消息啊。

7月20号 星期三

在图书馆的这一阵,真是轻松、愉快,校长似乎对我的工作能力还蛮欣赏,我要尽力而为,然后回到学校完成我的学业。

8月8号 星期一

暑假已近尾声,一切都很理想,校长常常称赞我的工作,还派了一个小助手给我。他曾暗示,如果我愿留下,可以给我一个正式的职位,这个诱惑,真难拒绝,我有点儿心动了。可是爸爸的来信,劝我还是以完成学业为先,目前工作虽很满意,可是既然来美最初的目的是要完成学位,就不该半途而废。

校长很尊重我的决定,也希望我将来有机会再回来,他的大门将永远为我而开。

再见吧!南达荷达州,再见吧!孟拉斯摩山。

天涯共此时

相聚又分别的遗憾、感伤，在岁暮之时纷纷而来，带来了心中的激荡、安慰和补偿，更使胸中有着无限的温暖，真是别来沧海事，秋山又几重。10 来年的留学生涯，细细品味，那些岁月，那割不断的友情，那一齐同享的青春的悲欢岁月，都历历在目。毕了业，虽像是成群的燕子各奔西东，有了自己的故事，但是在来信的字里行间，重温了往昔的日子。

董兄和嘉宝是当年在学校中的老大哥、老大姐，虽然来自香港，可是却相知颇深。那年，我们在宾大还是毛头小子，他们已快学成，嘉宝那清脆的歌声和待人的热情，董兄的成熟和持重更使我们心折。相识日久，才知在他那稳重的外表下，也有着十分童真的一面，忘不了嘉宝那整桌庆祝董兄学成的酒席，和大伙那不醉不散的快乐。转眼之间，他们当年英俊的上初中的大儿子已大学即将毕业，而和我们大女儿同年的宝宝也 9 岁了，看到女儿一副自以为什么都懂的神气时，就想起那时两个捧着肚子的准妈妈在一起畅论人生。现在他们还在加拿大，董兄已是资深教授，嘉宝事业也颇有成就，更庆幸的是他们年迈的双亲，经过多年分离，终于欢聚在一堂。生活正如嘉宝信尾带来的一丝的岁月伤感：“北美洲的生活就是紧张，忙到岁终，才好像到了想念好友之时，日子过得飞快，我们也就一年年地老了！老了！”嘉宝，两年前我再见你时，你还是热情如昔，我也丝毫未感觉到岁月在你姣好的面貌中有什么变化！

敏来了信,她永远是开朗的,乐观而能干,她做的饺子、面食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而王兄更是出口成章,幽默风趣,满口笑话。我们同时入宾大,同进同出好几年,他们两个儿子和我们两个女儿,先后到达人间,同度了他们最早的婴儿岁月。两年前见到一面,王兄已不复当年的口若悬河,颇有一股中年的沉默味道,不免令我若有所失,人毕竟要生活在这现实的世界中,天真、坦诚的学生时代,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

美樱给我寄来的一张贺卡,真是令我感触良深:“Never a Christmas morning; Never the old year end; But someone thinks of someone, old days, old times, old friends.”我且译为:怀君属冬日,岁月人间促,感此怀故人,愿拾旧时情。小小的卡片,道尽了说不完的友情,一年多来病魔的折磨,使她变得愈来愈坚强,字体还是端正得一丝不苟,而语句多奋发乐观。她说一年多的折磨,但愿随着旧年送走,迎来了一年的好运气,此次大难,得天佑,得人助而总算迈向康复大道,这都该感谢老朋友们的关怀、慰藉,给我无限的支持与斗志!看到信,想到你们小两口当日在宾大闹的小别扭,终于在我家包饺子的和谈之下,又携手和好如初了;离别多年,你们都已不复当年的心高气盛,岁月也同时带来了心智的成熟!

慧清来信提到日前的来访,4人挑灯夜谈,真应了杜甫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的诗意。10年前在宾大读书之日,周末课余,几家好友总是轮流作东,那时家家都是新妇初学羹汤,好不乐焉,如今璋兄已是建筑公司的主管、两个壮丁的爸爸,想当日他亦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子罢了!

希孟嫂寄来了两位千金的近照,蕾蕾和玲玲都已长成了小淑女。犹记当时,孟嫂刚从台湾来,我们对门而居,日日相见,希孟内外兼长,希孟嫂善于保养,驻颜有术;而如今在加州,他们一家真是有声有色,希孟嫂做了房地产的经纪,一张名片夹在信中,颇有女

大亨的派头！想到加州，又想今年顾兄的来信，他说离开学校后，颇为懒散，有时也想换换环境，只是加州天气宜人，难于割舍！最难忘的是芝安之美，初到宾城，哄动小镇，我的他和顾兄有同班之谊，又早到一年，我们自然做了向导。芝安贤而美，一到就想做事，正好图书馆内有一空缺，我俩就细细谋划下。那时，她刚到美，英文虽还不太能应付，可是由于她的美丽大方，一下子就获得主管的应允而谋得一职。如今，听说馆中人事已全非，老一辈的员工大都已他就，能不感慨岁月之移人，真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璇华也是当年的同事，夫妇俩学成归台，现在台任教，生活过得充实而忙碌，住在石园，环境优美，几可夜不闭户，这里是孩子们生长的好地方，在自己的土地上成长，能不说是最大的福分！

最有趣是信媛来的信，当日也是隔邻而居。当年，冯兄是主大厨的中馈，能烧一手又快又好的小菜，更是一位标准的父亲，他们的宾宾初临时，做父亲的在床边详细地做各种记录，每日大小便若干，软硬如何，喝奶程度，啼哭次数，逐日详细记下，获得“模范爸爸”美号。如今宾宾也长大了，而信媛任教于成人班的烹饪，趣味盎然，真是风水轮流转，轮到她来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我们搬家 10 余次，而美国女友芭芭拉的信，每年总是安然地七转八转到了我们手中，她那一头诱人的美发、迷人的五官是否还依然别来无恙？当时，家中光棍聚会时，以录音为乐，大伙硬要她高歌一曲的情况还历历在目，如今客厅那盏她临去波城打天下时留下的五彩挂灯还依然如故，而灯的女主人也已找到了她的归属，姓氏也改了。

那纷纷的来鸿，带来了数不尽的回忆和人世的悲欢，莹的婚变令人感慨，胡兄去年身遭亲故，现遗高年老父在堂，来信自云命中多舛，而新加坡的好友淑玲来信才知久不通讯的季兄一家回台奔丧，真是星移物换，心中不免忧急自己奉养在堂年高体弱的双亲。但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真是万古不移的定律，惟有

抓住最可贵的今天,积极地、健康地度过这宝贵的岁月。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让那些不绝于缕的友情、彼此的勉励来丰盈我们这短短的人生吧!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海外浮生/钟丽,钟昆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03
ISBN 7-80028-331-3

I. 海... II. ①钟...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852 号

原 作: 钟丽 钟昆

责任编辑: 张 颖

装帧设计: 程阳阳

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0483 (兼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固安博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28-3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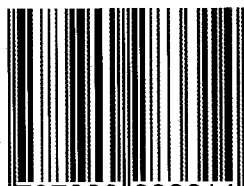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责任编辑：张颖

封面设计：程阳阳

ISBN 7-80028-331-3



9 787800 283314

Biographies

钟丽 (Lily Chung Yip)

广东省五华县人。台湾师范大学化学系科学学士，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生物化学博士。曾任美国纽约癌症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现任教于纽约公立中学化学组资优班。科学家。旅美30余年。喜好写作及讲故事，她的小说引人入胜，曾被编入《海外作家小说选集》。

Lily Chung Yip

A native of Wuhua Coun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Lily Yip received her B.S. Degree in Chemistry from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her Ph.D. in biochemist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In New York, she has been a senior researcher at the Sloan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aught chemistry in the public high school program for gifted youth. Her works have been included in "Anthology For Overseas Writers" published in Taiwan.

钟昆 (Agnes Chung Wen)

广东省五华县人。台湾东吴大学外文系文学学士，美国肯塔基州路城蓝山学院和匹兹堡大学图书馆信息学硕士学位。后任职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及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至今。生性喜好文学。1980年开始在《世界日报》及其他海外报刊上发表散文多篇，内容多为留美生活的描述与感觉。

Agnes Chung Wen

Like her sister, Lily, Agnes Wen came from Wuhua Coun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received a B.A. degree i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s well as MLS degre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er last degree wa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where she has been working at the East Asian Library for the past 22 years. Numerous articles about her reflections on life oversea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World Journal*.